



他的工具箱很脏，满满的油垢，常常被我妈批评，但他的课本却总是崭新的，还用旧挂历做了个书壳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二年级，他来应聘的那天，我正趴在我妈的办公桌上写作业。

那时的他也二十出头，他说他叫王敢，果敢的敢。

当时我就被这个自我介绍吸引得竖起了耳朵，因为一般人会说“勇敢的敢”，他竟然是“果敢”。

他还说他只读到小学毕业，在老家常常被人嫌弃，干不好农活，技术活学起来也很慢，于是我妈问他：“那你还有什么比较出色的技能呢？”

他不安地搓着手，低着头：“我能吃苦。”

第二天，他就穿着西装来上班了。

往后的很多年，无论干活有多不方便，他都坚持穿西装。

他先是学的水电工程安装维修，带他的那个师傅据说被他气得一个上午就抽光了一包烟；后又学了拆洗油烟机，由于拆完洗干净就装不回去了，屡遭客户投诉，带他的师傅气得扁桃体发炎了；最后，他跟自己和解了，拎着桶和拖把，成为了我们公司开创以来的第一位男保洁员。

他从不挑订单，即使那一单来回要骑自行车骑个几十公里，再大的雨雪，也从来没有怨言，所以跟他一起工作的保洁阿姨们都很喜欢他，但在接线员姑娘们那儿，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那时还没有派单系统，只能靠人工派单，接线员打电话给工人，工人们要随时随地停下自行车或者摩托车，掏出一个本子，用笔把客户的电话地址记下来，他总是记得很慢，又因为不认路，常在接线员说了

半天后，还对着电话“喂喂喂，啊，什么，你再讲一遍”。

每月他交上来的客户回执单，也总是遭到文员们的嘲笑，因为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很多字都像是第一次写。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常常在下班后，抱着一本字典看，有时还用笔写写画画，我妈觉得好奇，偷偷观察过几次，终于有天，我妈没忍住：“你下班后还在学习？”

他憨憨地笑了一下：“噢！路总，其实我小学都没读完！我怕你不要我，我才说我小学读完了！我每天把白天不会写的字，晚上查个字典，再写几遍！我对自己，是有目标的！”

我妈说她当时心里有点五味杂陈，半晌才说了一句：“那你下班后就在公司学习，随便你坐哪里看。”又转过头对那天值班的接线员小蕾说：“以后他有什么不会的，就问问你，你耐心点告诉他。”

他很感激地看着我妈：“路总，谢谢你，我大半年学会了不少字，比方说啊，客户家住在渊声巷，我不知道‘渊’怎么写，就画个圆圈代替，晚上查了字典，把这个字写几遍，再填单子上……”

# 果敢的敢 他说他叫王敢

◎金陵小岱

那天以后，他真的把接线员小蕾当成了辅导老师，小蕾人挺好，就是年轻不耐烦，但好在她的有个短板：馋。

为了讨好他的“辅导老师”，他常常在小蕾值班的时候，买上瓜子话梅，我至今都记得他一边递着话梅，一边满脸讨好：“小蕾老师，这个H，怎么读啊？”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也没刚来时那么笨了，下水道疏通，修个灶具，这些活儿渐渐地都会干了，也不知道从哪里了解到的信息，等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读夜大了，每天干完活就匆匆地往夜大授课点赶。

他的工具箱很脏，满满的油垢，常常被我妈批评，但他的课本却总是崭新的，还用旧挂历做了个书壳。

再后来，我读了中学，初中高中都住校，回来也在家待着看电视玩电脑，加上青春期那么多的新鲜事儿等着我猎奇，我根本想不起这么一个个人来，我妈也没再提起过这么一个人。

却不曾想，前些日子，我在公司看合同，忽然来了一个穿着全套西装的人说要找路总。

那个人文质彬彬，看着有些苍老，但是他的眼睛又大又深邃，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我觉得有些熟悉，他看着我，好像也觉得有些熟悉，他愣了会儿：“群群？”

这下我愣住了，我13岁以后认识的人，都叫我“小岱”，能叫出我乳名的人，必定是我很小就认识的人。



## 家的温度



想起了《武林外传》里大嘴那场转瞬即逝的爱情。女贼临别时对大嘴说：“你看那个月亮，它是我这最宝贵最干净的东西，归你了。”

## 你有多久没看月亮了？

◎梓悦轩

晚上正在检查闺女的家庭作业，毫无征兆地停电了。突然的黑暗让我无所适从，借着手机的微光我和闺女小心翼翼地下了楼。

大多数邻居也都下了楼，物业的工作人员迅速赶到楼下检查原因。看着短时间来电无望，闺女提议去小区后面的小路上散散步，我欣然同意。

闺女兴奋得像只小鹿在前面跳跃，自从她读了小学，我们很少有这样悠闲自在的散步。每天一大堆的作业等着她，闺女不是做事很有效率的孩子，做作业总是慢动作，晚上检查完作业已经很晚了，只好洗漱之后上床休息。

“好美啊！”闺女指着月亮感慨。

我抬头望月，一弯新月高高挂在墨蓝色的天空，清如水的光辉普照着大地。

我有多久没看月亮了？望着月亮，我也被她的美融化了。在月亮的清辉下静静站立，内心澄澈而又丰盛起来。在这清辉里，日常的芜杂琐碎，仿佛不复存在。广袤的夜空，温柔的月光，那个浪漫有趣的灵魂瞬间归来。

小时候，在我的老家，天上的月亮就是我们的指明灯。晚饭过后，小伙伴们呼朋唤友地约出来，在月光下玩游戏，借着月光，捉迷藏、跳皮筋。玩累了，就坐在大人身旁，听他们讲左邻右舍的新鲜事。最后在家长的催促声中恋恋不舍地回家，还不忘约好明晚见。有时候，我也喜欢静静地躺在葡萄树下，望着月亮，听外婆讲口口相传的嫦娥奔月。

月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儿时的伙伴。

闺女听完我小时候的经历，满脸的羡慕。我们随机约定，只要她不再拖拉，快速优质地完成作业，我就带她看月亮的万千娇态。

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

良宽禅师居住在山脚下一座小茅庐中，生活过得非常质朴无华。一天晚上，小偷光顾了他的茅庐，结果却发现家徒四壁，没有一样值得偷的东西。小偷疯狂地准备败兴而归。这时正好良宽禅师从外面归来，他把身上唯一的衣服送给了小偷。良宽禅师赤着身子坐下望月，他在心里默念：“可惜我不能把这美丽的月亮送给他！”

走在回家的路上，讲给闺女听。她听过之后，除了折服禅师的宽仁，还若有所思地感悟：“天上的月亮是偷不走的！”因为月亮，我和闺女的话儿不觉多了起来，一改往日陪读时的鸡飞狗跳。回家路上，倍感温暖。

到家后，依然漆黑一片。闺女乖乖地洗漱睡觉了，少了我往日声声的催促，一派母慈子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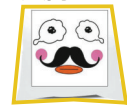
闺女睡了，可我却思绪翩翩。想起了《武林外传》里大嘴那场转瞬即逝的爱情。女贼临别时对大嘴说：“你看那个月亮，它是我这最宝贵最干净的东西，归你了。”《武林外传》是我年年必刷的神剧，但每一次看到这个情节，都会又一次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月亮，最宝贵最干净的东西，归你了。

你看，你看，月亮在看你。

你也抬头望一望月亮，让内心的坚硬变得柔软些吧。

## 人间百态



据说九龙城的美食皇帝是周润发，在哪个摊贩那里都能赊账，我虽然和发哥云泥之别，但是烟火气才是生活的真谛

## 北京的钢筋水泥丛林里，从来都不缺温情

◎橙子

内城的人们不像三里屯的，洋腔洋调，有时尚的调酒师，夜店，扎堆的演员、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美女的大长腿。也不像CBD商贸圈的白领金领，忙通勤，忙上班，忙谈判，节奏快得要飞上天。内城的人们衣着素雅，气质从容，温润着人间烟火的凡人。

出了胡同口左转，有一溜三间平房，一家山西人租了，做馅饼、馄饨、面。一个馅饼几块钱，好吃。

到了饭点，不想做饭，就点三个馅饼，素的，13块钱。人多的时候，得排队，排队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大爷，牙口不好，却爱吃馅饼。坐在那里和一个馅饼搏斗，用门牙咬住馅饼，咬不断，拿筷子按着馅饼，牙和筷子向两边齐发力，拽不得，挤眼缩鼻撮唇用力，终于拽下来。烫，呼噜呼噜猛吸几口凉气，在口腔里咀嚼，那美不滋滋的劲儿，像汪曾祺写的兽医姚有多，吃饭喝粥，看得人好舒服。

因为家在附近，经常去吃馅饼，店里的老板伙计全认识了，轮到我，比三个手指头，收银的小姑娘点点头：三个素的。我点点头。这默契度，堪比地下党接头。

素馅饼，皮薄馅厚，透亮的皮儿，能看见里面绿莹莹的菜色，一咬一口汤汁，咸甜适度，面皮筋道。

一段时间，胃酸，绝了一切水果，亲戚朋友送的水果，全给了馅饼店里的人，于是和他们更加熟络。不买馅饼，在胡同里碰见，也会问候一声。一次去火车站接站，一个朋友带了一堆的箱子、手提袋、包，我们又想去边上的一个菜店买菜，路过馅饼店跟小姑娘说一声，把这一堆嘟嘟噜噜的东西放在收银边上，放心去买菜，回来再拉上。

朋友惊讶道：“你怎么跟他们那么熟？”

是啊，我怎么跟他们那么熟。大概他们是他们的常客？或是他们和我一样，出来讨生活，都需要信任和交流吧。

那个菜店，我也是天天去。不大的菜店，河南的一家人经营着，丈夫管送货拉货，媳妇管卖菜收钱，一个小叔，在店里帮忙。

别家的店西红柿卖5块钱1斤，他家只要3.5元，别人卖2.5元，他家卖1.5元，我问为啥。老板娘答：“我们的菜周转快，新鲜，不雇店员，挣的都是辛苦钱。”

果真，他家的菜，附近的饭店居民都来买，新鲜，便宜，有时候还能看见菜叶上的虫眼。

我说：“我都不敢买洗得红亮亮的胡萝卜，觉得像是美容过的。”老板娘说：“那种胡萝卜用农药水洗完之后，不爱坏，不懂的人买，觉得漂亮，你看我这胡萝卜，带着泥，没药——一看你就是懂行的。”

心里一阵欣慰高兴，家庭主妇，岂是好当的？1.5元1斤的胡萝卜，带着些泥，自然的红，买了5个，买完发现忘了带钱。

“都这么大了！还记得我？我是王敢，果敢的敢。”

我给他倒了杯茶，问他现在在哪里工作，他告诉我他夜大学的是会计，后来本科参加了成人高考，学的也是会计，又考了个会计证，现在无锡一家公司做财务，收入并不高，他说还不如二十年前在我们公司当安装维修工赚得多。

我故意开他玩笑：“后悔了吧？”

他不再像从前那么羞涩内向，又咧开了他那两个深深的大酒窝：“噢！我好不容易变成了坐办公室的，后悔个啥！我满足得很！”

后来，我妈跟我说王敢当年在大专毕业后就辞职不干了，找了很多奇怪的工作，还被皮包公司骗过钱，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还回公司向他借过五千块钱，但他对工作的硬性要求就是“坐办公室的”，“公司要在一个写字楼里”，“最好要求穿西装”，而他娶妻的要求也跟工作一样，必须是“坐办公室的”，他说这样从遗传学来说，他的孩子长大以后也是“坐办公室的”。

因为一直折腾自己学业与工作，王敢一直快四十岁了才结婚，这个年纪了，孩子才读小学，至今在老家一直都是个笑话，他在老家的绰号也从“王愣子”变成了“王办公室”。

我把这个很励志的故事告诉了我一个成天埋怨工作生活不如意的同学，希望她能珍惜现有的工作，谁知她咯咯地笑，说王敢这人也太逗大滑稽了。

我却不以以为然，王敢的理想听上去不够伟大，但却是具体的，有执念的，并且他为了这一份执着的理想，奋斗了大半辈子，有付出，有割舍，虽然如今依然为生活所迫不停奔波，但他早已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蜕变，他快乐且满足。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句格言或者谚语要求理想必须伟大，很多人为了理想奋斗一生，依然只是个普通人，但这个普通人的内心，一定有万丈光芒。

本版图/视觉中国



## 世界上力气最大的花和最没力气的花

◎青争

一次，大女儿考我：“妈妈，世界上力气最大的花是什么花？”

我思考数秒，笃定地摇摇头：“不知道。”

大女儿狡黠地望着我：“嗯哼，就知道你猜不出，还是我来告诉你吧——牵、牛、花！你想啊，它都能把牛牵走，当然力气最大的花非它莫属了！”说完，她笑嘻嘻地望着我。

我不由得也笑起来，陪着她一起乐。

她一看把我逗笑了，就更来劲儿了：“那妈妈，你知道世界上没力气的花是什么花吗？”

这一回，我有点思路了，但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无奈地摇摇头。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她欢快地唱起来，“听到了吗？好一朵‘没力’的茉莉花，最没力气的花当然是茉莉花了，哈哈哈……”



下载北京头条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编辑/陈品 美编/尹莉 黄校/方立